

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巴西狂歡節 卅六.

在音樂學院時，同學們常在晚上來這裡賞月作樂。一支吉他，一個四聲部的小型合唱團，把這片銀皚皚的沙丘，點綴得笙歌縈繞，月明星輝。回憶如同一道半透明的牆，上面爬滿了葛藤，景象隱隱約約，卻是看不清又摸不著。深黑的湖水，慘白的沙丘，人影和樹影難以分辨，四下一片迷濛。

我與艾洛伊莎的情愫便是在這裡成長，她唱女中音，我唱男低音，我們的音色都具了晦澀的甘美。大家擠在一起，由文藝復興期的牧歌，唱到浪漫時期的小品。月色散播著蒼涼的夜曲、諧和的韻律，兩個原本遠隔天涯的遊子，彼此交換著心聲。

而今，依然朦朧的大地，一般曖昧的夜色。月亮瀟灑地跳入了湖心，卻沒有濺起半圈漣漪。歲月去而不返，眼前早已物是人非。

今年的遊客遠比往年為多，四散在各處，或坐或臥，或像毛毛蟲般，緩緩地蠕蠕而動。在夢一般白的沙地上，光線彷彿是一束褪了色的銀芒。這裡沒有彩色，也沒有輪廓，一切都是若虛似實。與其說是看到，不如說是感覺到。在一處處白色的底子上，塗著迷濛的灰黑，頗有中國潑墨山水的意境。

我、凱洛琳與菲力、白蒂在湖畔聊天，少了音樂，卻多了一分柔情。凱洛琳在月光下另有一番嫵媚，她掛著淺淺的甜笑，聆聽著菲力澳洲式的漫天胡謔。

湖水呈淡淡的墨色，她受不住誘惑，光著腳走進水中。水漫到她膝蓋的下方，遠遠看去，頗像一株天生的玉蓮。我也丟開了拖鞋，走進水裡，涼顫顫的感到一縷寒意。我把腳從軟軟細沙裡伸過去，碰到她溫滑的腳背。她婷婷玉立，我更是一都不敢動，冰涼的寒意在如火的熱情下消融了。

我的思緒也凝結了，分不清到底在想什麼，或是沒有想什麼。月光下的凱洛琳是雪砌的，在我熱情的期盼下，溶化成握不住的水滴，點點滲入了地縫中。

天地彷彿不再存在，我們相互依靠著，無比的溫暖，說不盡的安慰，道不出的平和。

腦海裡也是一片空白，直到她搖著我，眼前依然是一片空白。

「我們要搭車，先回去了。」她說。

幻夢籠罩在眼前，神智還沉醉在那片灰白中，我試著把殘碎的思緒拚湊起來，怔怔地目送她們消失在濛濛裡。涼風習習地掠過身邊，我心神一震，這才意識到，良辰美景已隨風而去了。

我要把握最後的機會，要趕快回去！

我立刻回頭找東尼，朦朧中，咫尺外不辨五指。我跑著，雙腳陷入了柔軟的沙堆！拔起來，繞行在黑鴉鴉的人叢中，四處尋覓。

時間不多了，凱洛琳一定在等我，是最後的机会了！絕對不能放過！東尼呢？尼奧呢？

我跑著，喊著，找著，心中急得如同火焚。偏生沙灘上平靜如故，我像是個輕飄飄的魅影，沒有誰注意我的存在。好不容易在一處沙丘後，找到了尼奧和秀子。他們懶懶地躺著，不肯起身，我便說：「明天再不早起，日課又要擔擱了。」

他聽了有理，我們便分頭尋找其他的人。

湖的另一端，一個小丘旁，一群人圍著一個吉他手，低聲唱著南美民謠。那已逝的記憶，又浮現在眼前，甘格正沉醉在那裡，我告訴他要走了，他說不打算回去。

幾乎踏遍了沙洲，就是找不到東尼與艾靈頓。

近公路處有個小酒吧，我想東尼可能在喝酒，趕去一看。果然他左擁右抱，有三位美女陪著，樂不可支。

東尼見到我，大表歡迎：「中國人！來得正好，我功夫不到家，應付不來。」

那三位女郎顯然都是學生，一派清新自然，沒有化妝的痕跡。三個都穿著海灘裝，在東尼的愛撫下，臉頰微紅，情意綿綿。桌上有五瓶空啤酒，煙頭狼籍。

我知道難以善了，但不得不說：「時間不早了，明天還有正事。」

「別囉嗦！過來坐坐。」

「他們在等著呢？」

「管他們！現在的宇宙之主是東尼，要不要我介紹一下？」

「那麼你們玩吧，我先回去！」

東尼向我擠擠眼睛：「幹嘛那樣急？是不是為了凱洛琳？」

「別瞎說，她明天就要走了！」為什麼還不敢承認呢？懦弱的人啊！

「那麼，留下來，等我們玩夠興了再走！」

我的確是心如煎熬，但是為什麼到最後關頭，還是暴露出懦弱的個性呢？明天凱洛琳就要離我而去了，今夜是我最後的机会，多一分鐘，就多一分挽回她的可能。勇敢些吧！告訴東尼，我要回去說服凱洛琳！

「妳們大概不知道，中國人最講理，也很能為別人著想。」東尼用力摟著我的肩膀，向我表示了他的感情。

是嗎？我真能為別人著想嗎？那麼，我應不應該挽留凱洛琳呢？不，正確的說法，應該是凱洛琳應不應該留在這裡？為了個人的感情，我當然希望她留下來，但是，那正是不折不扣的私慾啊！

我能夠為了滿足私慾，而說服她留下來嗎？用什麼理由呢？讓她同情我？可憐我？搖尾乞憐？我做得嗎？

萬一，就算萬一她留下來了，我們又將怎麼辦？和菲力、白蒂一樣？再不然像尼奧與秀子一般？這就是我追求的真理嗎？

想到這裡，頭皮一陣發麻，不禁駭然！

漸漸地，東尼的笑聲又傳入耳際，我要了一杯酒，一口灌進肚子裡。又燙又辣，我這個可憐的東西，唯一的選擇是暫時忘掉自己！

東尼給我一一介紹，他擁著的女郎很妖冶，流眸生波，名叫莉迪亞。一位嬌小稍帶羞態，褐色頭髮中夾雜著幾縷淡黃的是琳達。另一位是瑪莉露，壯健豐滿，皮膚微黑，兩個乳房被擠壓得隨時要爆跳出來。

「你們是老朋友？」我明知故問。

「不！剛認識。」東尼說。

瑪莉露很大方，她說：「東尼告訴我們，你們是小型的聯合國。」

「不錯，只是沒有共產集團。」

「我們很想見識一下。」

「最好別去，我們住的那幢樓，搖搖晃晃，一口氣吹過去就會倒塌。」我說。

「在裡面只能做愛不能跳舞。」東尼擠眉弄眼，再加上身體語言：「因為可以上下動，而不能左右搖。」

女孩子們都面帶羞澀地笑了，東尼趁機吻吻莉迪亞，並在她耳邊悄語。然後站了起來，摟著她，指著另外兩個女孩，對我說：

「你負責使我們的朋友滿意，我們去跟月亮打個招呼就回來。」說罷，他們倆個便走了。

「我沒見過來自中國的嬉皮。」瑪莉露說。

「我們是嬉皮的老祖宗，所以沒有嬉皮！」

「什麼？為什麼是祖宗反而沒有嬉皮？」

「一千年前的老祖宗已經死光了，哪裡還有？」

我的幽默沉入了無邊的大海，她們倆大概以為我喝醉了。

這時尼奧、秀子及不打算回去的甘格也進來了。尼奧見到我，不高興地說：「我們一直在車上等著。」

我忙解釋：「東尼陪一個朋友出去了，要我等他。」同時，我為他們相互介紹。

甘格立刻看中了瑪莉露，握著手，眼中閃出火花。

西方人毫不掩飾男女的慾求，不需要時間去培養感情，僅依賴性交來維持關係。當性的吸引力消失時，往往就是雙方宣告破裂的時刻。

不一會，艾靈頓摟著一個女孩進來，他們滿身是沙。兩人疲憊地坐下，互相靠著。瑪莉露好像問了那女孩什麼，她卻羞著不答。

艾靈頓見了，旁若無人地解釋：「不行，在乾沙上不是滋味，只要一動，就弄得到處都是沙。」

那個女孩羞得用手捂著他的嘴，不讓他說下去。

瑪莉露吃吃地笑個不停，那女孩狠命地扭了她一把，她才老實下來。

甘格說：「明天到我們家去，那裡沒有乾沙。」

艾靈頓卻說：「你們那裡太小，我公司裡有個倉庫，改天請大家都去。全體同樂，保證你們滿意。我還可以弄隻大狼狗來。」他說「大狼狗」時，還故意碰碰他身邊的女郎。

我曾被狗咬過，聞狗心驚，便說道：「聲明在先，我不能去，我怕狗！」

他們聽了都哄堂大笑，艾靈頓笑得跳起來，說：「你怕？可是有人喜歡哩！」

那個女郎拚命搥他，我才明白過來。想想這種社會，這種人生觀，委實不敢領教。以前我也主張性開放，近年來見多了，尤其聽說歐洲一些國家之妙事，令我毛骨悚然。比如用科技方法去研究性，結果其神秘消失了，男女性器有了各種各樣的代替品。一男一女也不夠刺激了，排列組合的人數變化蔚為風尚，甚至人與獸交也是家常便飯。

人類追求新奇的慾望不止，感情的影響力越來越小，性也就越來越解放。再加上避孕術的進步，在某些地方，亂倫已成為最時髦的性遊戲。我不敢想像，這種進步的方式，將要把人類驅使到哪一個方向去？

不一會兒，東尼狼狽不堪地跑進來。他那黑烏烏的連腮鬍子已變得斑白，莉迪亞黑黑的長髮更凌亂得有如一堆灰白的枯藤。他一面手忙腳亂的抖著沙，一面破口大罵：「我要殺死那對狗男女！沒有教養的混蛋！我們正在做愛，他們的吉普車卻從我們身邊衝過，弄得我們渾身是沙！」

艾靈頓義憤填膺：「你抄下車牌號碼沒有？」